

目 录

- 马鬃岭接奉命令 老木孔初显身手……………赵 谔 (1)
- 中共金沙茶园地下党组织始末……………何正寿 (6)
- 战金沙……………郑统一 (22)
- 金沙县革命烈士生平简介……………王汝辉搜集整理 (37)
- 一四九团进军贵州片断……………吕 龙 (61)
- 回忆征粮训练班……………蓝运维 (67)
- 金沙县第一中学简史……………廖忠毅 郭 铨 (71)
- 张仲芳先生设帐新场……………蓝芸夫 (85)
- 金沙观音洞碑文二篇……………方伯鸾遗作 (103)
- 金沙观音洞碑文后记……………周自楷遗稿 (107)
- 绿竹山太平军始末……………宋子宽 (112)
- 新场袁家桥……………周自楷遗稿 (132)
- 金沙建制点滴……………余丹书 (134)
- 六额子识别始末……………熊桂昌 (138)
- 新场第一次演文明戏……………余丹书 (143)
- 征稿启事……………政协金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47)
- 《金沙文史资料选》第一辑勘误…………… (149)

马鬃岭接奉命令 老木孔初显身手

赵 镕

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大约是二十五日），我红九军团在贵州打鼓新场（今金沙）东北近百里的马鬃岭，接奉中央军委命令，着手乌江北岸地区采取运动战的形式，多方佯攻，用以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我军主力安全转移。

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总政委周恩来同志即常称誉我红九军团为“战略骑兵”。这时，红九军团的军团长是罗炳辉同志，政委是何长工同志，参谋长是郭天民同志，政治部主任是黄火青同志。我当时任供给部部长。

罗军团长和何政委召集干部开会，充分动员，并作了具体部署。我们首先将部队进行整编，把长征以来一再紧缩的三个步兵团，改编为三个步兵营（为了便于叙述起见，本文仍以“团”称呼），编余的班以上干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教导营。我们供给部的三个兵站，除留二十四名战士外，其余的都调去充实各连队。关于军需和军械，该发的就发给各连队，该清除的即清除，这样做是为了行动轻捷、应付裕如。

部队整编完毕，随即投入战斗。我们东绕西转，攻势凶猛，进军神速。敌人则东挡西抗，被动挨打，手足无措。据当时大略估计，敌中央军、黔军、川军被我牵制的约有六师

之众。

按照原定计划，我红九军团将于三月底尾随兄弟部队一、三、五军团，渡过乌江，一齐行动。可是，这时形势突然变化。兄弟部队虽然全部安稳渡过了乌江，而我们红九军团却被敌人阻截，不能过去。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和黔军犹国才部咬住我们不放，而我们和军委电台的联系又忽告中断，情况不明。在此大敌当前，后无退路的紧迫情况下，我红九军团会不会被阻隔在乌江北岸就此脱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呢？我们今后又将如何行动呢？这些都是当时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同志们的这种焦急心情，直到胜利结束老木孔战斗后始得平静。

大约是三月三十一日夜晚，我们收到军委来电，说敌军周浑元纵队已向我乌江渡点挺进，命我军团于次晨八时集结于沙土镇，斟酌情况，迅即渡江。

我们接电后，立即行动，乘夜穿过敌军空隙，于次晨约九时许到达沙土镇，并派员到渡点联系。我渡点守桥部队，以乌江上游敌军离此不远，估计部队渡江未完即将打响，因将浮桥拆除。此时敌军向我渡点迫来，将我红九军团团团围住。

我军团司令部领导同志当即开会，研究情况，商订行动方案。当时，敌军由东、西、北三面压来，人数众多，距离很近。敌中央军分成数路由大定、黔西方面向乌江挺进。黔军则由仁怀、打鼓新场等地南下。沙土镇及其西北地区，势将成为敌军主攻目标。我如修复浮桥进行抢渡，我之伤亡损失可能不小；万一不幸，浮桥落入敌手，则会“引狼入室”，对我已渡江的兄弟部队不利。于是，下定决心，杀出

重围。

我们对敌军力量也作了充分估计。敌中央军周浑元部，武装齐备，曾与我军交手多次，屡战屡败，畏缩不前，行动迟缓。而黔军则多数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杆鸦片烟枪），两顿饭之间必过烟瘾，否则全身无力动弹不了。于是我们选定黔军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并且估计到战斗打响以后，敌军周浑元部不知虚实，不敢迅即行动，待其明白过来，我们早已结束战斗了。

会议完毕，罗炳辉军团长与何长工政委立即调动部队，选定黔西县的老木孔（今属金沙）地区作为打击黔军的前沿阵地。罗军团长还命令我们将沙土镇上商店里的红布都收买下来，撕成小旗备用。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大约是四月二日下午六时许，我军到达老木孔地区，立即布置阵地隐蔽起来。罗军团长又命九团的申副团长率领第八连的兵力，去到我左前方约十里的山地埋伏起来，设置疑兵，将带来的大小红旗遍插山头，还将各连的司号员二、三十人都带去。罗军团长交代任务，要求尽一切可能造成浩大声势，并极力滞迟敌军周浑元部的前进速度，必须坚持一整天，到次日黄昏后即来归队。政委何长工还风趣地对申副团长说：这次战斗的胜负，就看你们摆的迷魂阵是否成功了。为了防止敌人从我右翼迂回，罗军团长命令第七团蒋副团长率领第三连，在距我主阵地六百米的高山山腰里埋伏起来。其余的兵力则在我主阵地一线，利用地形地物分散隐蔽，静待敌军的到来。

次晨六时许，敌人以常备行军队列向我阵地开来。这批黔军队伍，松松垮垮，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地在山间爬行

着，一个团又一个团，一共过去三个团。我军战士看到这批敌人，恨得咬牙，手指发痒，急不可待地想打他个落花流水，但都被军团长与何政委说服阻止了。他们指出，打击对象虽然选对了，但时机尚未成熟，主要目标还没有来到，因此还得稍待。

八时许，敌人过来的队伍逐渐变得复杂了。队伍当中有骑马的，有坐轿的，有挑担的，还有担架，这显然是敌军的指挥机构。这时我阵地正面是九团的两个连，右翼是七团的两个连，左翼是八团的三个连。三个团的机枪排都由各团团长和政委分别掌握，静待军团长的指挥。敌军蜿蜒爬行，越来越近，八百米，五百米，二百米……，但军团长仍不让开枪。只有几十米了，八团的一个战士失火打了一枪。敌人顿时慌乱起来，骑马的，坐轿的，都滚了下来。这时我军团长一声令下，万火齐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紧接着，我七个连的战士一齐向敌人猛冲过去。敌人毫无招架之力，只得抱头鼠窜。有的丢掉大枪（步枪），却将小枪（烟枪）仍别在腰里。跑得慢的便成了俘虏。从俘虏口中，我们得知这路敌军共有九个团，先头已过去几个团，同我们作战的实为五个团。

朱总司令过去经常教导我们，作战要猛打、猛冲、猛追。我们战士下得山来，猛追敌人，一口气便追了五、六里。敌人见我兵力孤单，逐渐集结起来向我反扑。但是，敌军士气不振，又加指挥不力，各部协作不好，以致一败再败。我军追到十多里的地方，敌人又拟反扑，适我军团长率领的侦察连和教导大队各一部赶到现场，打垮敌人，又追了十多里，敌军鸟散，再无反抗能力，这时已是下午六点了。

在老木孔战斗的这一天，敌军周浑元纵队由西往东前进。其先头部队进至我左翼阵地前约二十余里的地方，发现远处山头红旗招展，似有千军万马埋伏在里边。他们发现疑兵之后，派人前来侦察。然而，他们听到的只是深山中的号音，时远时近，时隐时显，有时此起彼续，有时众号齐鸣；看到的只是各险要处遍插红旗，或高竖山巅，或隐现于丛林之间；别的什么也得不到。这时，老木孔地区敌我正在激战，枪炮声，炸弹声，不断传来，更使周浑元惊慌失措，不敢轻易行动，只得展开队形就地布防，自然不能去支援黔军了。罗军团长要我们在沙土镇收买的红布在这里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战斗结束后，我们打扫战场，检获敌人丢下的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品，堆积如山，还拾到不少的鸦片烟枪。最珍贵的胜利品是我们缴获不少军用汽油。这种军用汽油，掌握电台的同志最欢迎，正好用来给蓄电池充电，是花钱也无从买到的。无怪乎电台的同志们喜笑颜开，说这一仗真有收获。

老木孔之战，不仅对正面敌人予以重创，也打破了敌人追截、夹击我军的迷梦，且使附近敌人闻风披靡，出现了前无阻兵、后无追敌的局面，给我军提供白日行军的条件。次日，我白日行军四十余里，到达半壁街。街上原驻有敌军某部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早已逃窜，公文印章抛撒街头，罐头食品随处弃置，其狼狈之象可以想见。这一仗，我红九军团转危为安，也减轻了敌军对我兄弟部队的压力，使我军从紧急情况进入新胜利的境地。

一九七八年八月

（本文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六辑）

中共金沙茶园地下党组织始末

何正寿

中共金沙茶园地下党组织，是四十年代初期，中共川南地下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后，根据当时党中央有关白区工作的指示精神，将一部分党员骨干秘密转移到金沙县安底、茶园等地组建起来的。金沙茶园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数年之久，为金沙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一九四一年二月下旬，川南地下党泸县中心县委代理书记郭福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变投敌，致使川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是年秋，廖林生同志根据中共川东特委指示，秘密潜往泸州，清理整顿党的组织，接管原泸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叙（叙永）蔺（古蔺）宋（古宋）三县特区区委。为防止党组织再度遭到敌人的破坏，廖到泸州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的指示，将已经暴露或半暴露的党员骨干陆续转移，分散隐蔽，稳扎稳打地进行坚决斗争。其基本原则是：“被通知转移的同志，除少数同志由组织指定去向外，绝大多数同志是自己通过社会关系找职业，到什么地方均可，一律不

转组织关系。办法是：你转移到某地立足后，立即设法和特区委取得联系，由特区委负责和你联络、指导工作。不允许与当地组织发生横的关系。你应在立足的地方结交朋友，创造条件，争取发展党员，建立组织”②。于是，一九四二年春，川南地下党党员黄思安、周钧二同志，以经商为掩护，利用同乡关系随四川商人入黔到金沙安底，他们遵照三县特区委要勤学、勤业、勤交朋友的“三勤”指示，结识了安底致用学校校长吴奉一先生，被吴聘为该校教师。不久，通过黄、周的关系，川南地下党党员陈德昌、何显华二同志又分别转移到安底致用学校任教。同年秋，吴调任茶园中心学校校长，黄等随聘到茶园。此后他们经常出入吴校长家，还准备发展吴入党，因条件不成熟，尚未成功。黄等到茶园后，以茶园中心学校为阵地，向教师、学生宣传和灌输抗日救亡思想，教师生演唱进步歌曲，如《神鹰曲》等，吴奉一校长对他们这些活动不但没有限制，而且还积极鼓励支持。

一九四三年秋，吴奉一返回贵阳，黄思安继任茶园中心学校校长，陈德昌任教导主任。因他们在茶园从事党的地下宣传活动较为频繁，曾经引起茶园乡长蔡子祥的注意，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这年冬天，叙蔺宋三县特区委将黄思安调赤水猿猴场，周钧调古蔺，何显华转移去贵阳，只留陈德昌一人在茶园继续坚持活动。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县特区委利用陈德昌在金沙茶园的老关系，将刘建东从赤水中学转移到茶园中心学校任教。刘到茶园后，因茶园中心学校该学期的课程已排满，陈遂介绍他到茶园龙川寺保国民学校任教。是年七月，三县特区委又将陈以承、邓应棋转移到茶园，负责联络，领导金沙、遵义、

大定（大方）等县的党组织，就地开展工作。据陈以承同志说：“我以教书为掩护，廖林生要我守（即是就地开辟工作），邓应棋以经商为掩护，廖林生要他走（即是搞组织联络）”。

二

陈以承、邓应棋到茶园后，经请示三县特区委批准，于一九四四年秋在茶园正式建立了中共川南地下党茶园支部，书记陈以承，组织委员邓应棋，宣传委员刘建东。同年八月，遵义县马蹄扶持学校教师马文儒介绍刘建东去马蹄扶持学校任教导主任。不久，三县特区委派联络员石厚维同志来金沙联络组织，了解情况。据石说：“一九四四年严冬，下着大雪，我穿一双草鞋，装扮成商人去金沙联络组织，在金沙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去西安寨，未和刘建东联系上。随即返回金沙住在原处，第三天便到大定羊场坝联络组织”。一九四五年春，刘建东介绍陈以承到扶持学校任教。陈德昌因经常揣进步书籍或宣传品去打麻将，三县特区委为防发生意外，将其调古蔺。陈、刘以扶持学校为阵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们以交朋友、拜把、认亲戚为由，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地主阶层，调查掌握情况，分化瓦解敌人。据当时国民党遵义县马蹄区分部书记华金玺回忆说：“刘建东介绍陈以承来扶持学校任教时，我亦在该校任教，陈私下把《毛泽东自传》、《国难故事》两书给我看，还引导我阅读《新华日报》。平时陈、刘在校刊上或上课时，大量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启发群众和师生的思想。”

茶園支部建立后，在馬蹄、茶園一帶积极开展工作，特别是在统战工作方面，成绩较为突出。陈以承在回忆到这段历史时，往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说：“当时由于国民党的保甲严密和特务下乡，我们往来出入都是地主家庭，这样既可食宿、又可作掩护”。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意法西斯全面崩溃，茶園支部获此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向群众、师生宣传演说。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无不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时，茶園支部在馬蹄等地向群众、师生积极宣传，奔走相告这一消息。陈以承还撰写一联载于扶持学校校刊上，即：“忆过去热血头颅洒遍九州为的是民族复兴；看今朝青天白日飘扬世界真所谓普天同庆”。这些宣传在馬蹄、西安、茶園等地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九月，国共两党举行了举世闻名的“重庆谈判”。在这段时间内，川南地下党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召回在革命低潮时期分散隐蔽的党员骨干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整风，学习党的“七大”文件和有关整风文献。一九四五年冬，根据上级指示，解散叙蔺永三县特区委，成立中共川南工委，廖林生任书记。重新成立中共古蔺县委，石建维任书记。古蔺县委恢复后，立即通知陈以承赴重庆学习，参加整风。因当时尚未放寒假，陈不便脱身，直到翌年二月，才离开馬蹄到古蔺听命。

国民党蒋介石玩弄假和谈、真反共的阴谋暴露后，南方局在重庆举办的整风学习班被迫停止。陈以承未去重庆，古蔺县委将其就地安排在大村教学，相机开展党的工作，并负

贵联系和领导金沙、遵义等县的党组织。陈离开马蹄后，刘建东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经请示陈同意，曾打入国民党遵义县马蹄区分部任宣传干事，掩盖身份，为后来开展工作创造了一定条件。不久，马蹄扶持学校停办，茶园中心学校校长欧阳泽仁聘刘建东为教导主任，茶园支部的活动中心遂由马蹄转到茶园。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地发动反革命内战，宣布“四川各地的共产党限期到当地政府登记，听候处置，违者严惩不贷”，并组织大批军队在川滇黔边区对川南地下党和川滇黔边区游击队进行清剿。川南地下党对此不但毫不畏惧，而且还积极谋划对策，沉着应战，认真做好分散转移同志的工作，稳扎稳打地坚持斗争。余辉(惠民)就是这时由古蔺县委转移到金沙安底致用中学，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余到安底后，在学校伺机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学校当局贪赃枉法，欺压学生的丑恶事实，导致安底致用中学发生闹学潮，反对学校当局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副校长虞文达将参加闹学潮的学生曾庆觉开除学籍。余辉亦因此被疑为“共党分子”，国民党金沙县安底区分部书记兼致用中学校长冷西屏将其辞退。余返回古蔺。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形势大好，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古蔺县委加强了对金沙、遵义、大定等县党组织的领导。是年秋，调陈以承、余辉重返贵州，在马蹄中心学校任教，就地领导茶园支部。并对原茶园支部进行调整，陈以承任书记，余辉任组织委员，刘建东任宣传委员。支部调整后，分别以茶园和马蹄为中心，从事地下宣传活动，教师生演唱进步歌曲，如《千人歌》、《妇女歌》、《古怪歌》、《秋风儿》等。

这些极具鼓动性、革命性、斗争性的歌词，逐渐引导进步师生倾向革命，同情革命，支持革命，进而参加革命。解放前夕，这些歌曲仍在金沙茶园、安底，遵义泮水、西安、马蹄等地广为流传，对启发群众的民主革命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影响不小。同时，也为茶园支部的发展壮大和金遵特支的建立创造了一定条件。

一九四七年冬，大一区委（即古蔺县委的代号）将熊家林同志转移到金沙茶园中心学校任教。与此同时，茶园支部经过近年来的观察、培养，在茶园吸收了茶园中心学校校长欧阳泽仁、胡廷翼、高仁伦三人入党。年底，茶园支部召开会议，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决定今后支部的工作，要以茶园为中心，逐渐扩大党的活动范围，支部的三个同志分散活动，到附近去布点，以便进一步了解很多的情况，扩大党的影响。翌年二月，根据这一会议决定，陈以承离开马蹄中心学校到西安以开药铺为掩护，在西安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刘建东要高仁伦设法做安底致用中学校长冷西屏的工作（高系冷的学生，其叔高用忠系国民党胡宗南部炮兵团副团长，解放战争初期辞官还乡，在金沙较有声望）。这样，余辉和刘建东便分别到致用中学任教。他们在安底，以学校为阵地，向师生宣传革命思想，伺机揭露国民党地方当局拉兵派款、土豪劣绅敲诈勒索的罪行，借以诱导、教育群众。他们通过认真考验培养，吸收马文儒、胡承久入党。地下党员陆正安回忆刘、余在安底的活动时说：“当时刘建东是教导主任，余辉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他们订得有一份《开明少年》杂志，经常给我看。余在给我们上历史课时，讲‘五四’青年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运动等，连考试都要考这方面的内

容。他曾问我有何感想，以此启发我的思想，这对我后来加入地下党组织影响很大”。余辉还在安底致用中学校刊上，以“舅子”笔名发表一篇《论舅子》的文章，痛斥、鞭挞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现象。这篇文章在安底影响很大，校长冷西屏认为他在散布异端邪说，不利于控制学校，再次将余辉辞退。之后，大一区委便将余辉转移到大定羊场坝，以经商为掩护，负责联系和领导羊场坝地下党组织。从此，余辉经常往来于古蔺、金沙、大定、遵义、仁怀等县之间，专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三

一九四八年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为了配合当时的战争形势，川南地下党将江津中心县委书记周平同志调大一区委任书记。周到职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指示，提出：必须反对保守思想，关门主义，要充分利用大好形势和有利条件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壮大党的组织，在敌后牵制、分化、瓦解敌人。与此同时，逐步开始大量吸收新党员。一九四九年春，大一区委调陈以承到古蔺大村任第一小区区委组织委员，金沙、遵义、仁怀、大定的党组织由余辉直接联系和领导，并继任茶园支部书记，由刘建东任组织委员，熊家林任宣传委员（熊于一九四九年秋末到仁怀，在参加迎接解放古蔺县的斗争中光荣牺牲，葬古蔺县烈士陵园）。不久，大一区委发来《党员发展手册》，指示余辉在贵州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规定“放手发展下层，审慎发展中层”。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当时形势的需要，一九四九年三月，大一区委决定在贵州建立金遵特支

和羊场坝特支，均由余辉直接联系和领导。于是，在原茶园支部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川南地下党金（沙）遵（义）特别支部，书记余辉、组织委员刘建东、宣传委员熊家林。茶园支部为特支的基层组织，由刘建东具体负责领导。活动区域缩小了，主要在安底、茶园、小水、干河坝一带。金遵特支建立后，吸收了陈奠平、李桂权、李辉、王恩智、张之寿、万正明、卓英贤、徐敬群、朱治康、吴福珍、华金玺、陆正安等入党，并建立了西安支部和马蹄支部。

一九四九年夏，余辉将大定羊场坝特支的汪国榜、王玉升、李建中、郭兰亭、姚淑萍等党员同志转移到金沙、遵义一带活动。汪国榜于七月份到西安学校任教，参加特支为军事委员，根据余辉的指示，以西安、马蹄为活动中心，创建武装斗争根据地，并直接领导西安支部。李建中、王玉升二同志遵照余辉指示，到茶园与刘建东发生横向联系，筹集资金，准备在金沙县城关开饭店，借以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他们到茶园还未与刘接上头，就被茶园乡公所“清号”为由，将他们扣留。李、王机智地说他们是金沙县警察局张泽民科长的亲戚，这次来茶园的目的是搞几个零用钱，这样才被释放。八月，余辉利用李建中在金沙城关的亲戚关系，将王玉升、李建中、郭兰亭、姚淑萍等转移到金沙城关，租陈淑芬家的一间铺面，以开饭店为名，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李建中为饭店老板，姚淑萍为老板娘，郭兰亭充当厨师，王玉升赶流溜场，负责跑交通联络。金沙联络站建立后，使金沙、遵义、大定、仁怀等县的地下党组织联成一体，便于余辉统一领导指挥。同时也使经常往来于古蔺、羊场坝、安底、茶园、西安、马蹄等地的同志有个落脚点。另外，倘若

有某处发生意外，联络站将立即通知其它地方迅速转移隐蔽，或者直接割断与发事点的关系。李建中在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时说：“联络站大约搞了四个月，羊场坝特支曾三次派人来联系，我去过茶园三次，余辉则随时往来，住在这里。有一次，金沙县警察局曾以丢失什么东西为借口，搜查联络站，但因我们随时做事都比较谨慎，一无所获。事后我向老余请示，准备在这里发展一、二个新党员，老余表示同意，但要求我们特别注意发展可靠的人。于是我们在金沙城郊打鼓寨发展了刘文新入党，将陈淑芬之弟陈贵华作为培养对象。此外，老余还指示我就地揭露国民党金沙县当局的反动谣言，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

金遵特支自一九四九年八月开始，通过旧保长李桂权，逐渐掌握了二十多支枪，准备在西安、马蹄一带开展地下武装斗争。余辉将这个计划报请古蔺中心县委批准（古蔺大--区委于一九四九年五月改为古蔺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古蔺、叙永、赤水、习水、仁怀、金沙、遵义、大定等八县的地下党组织），中心县委认为：各地党组织要以整顿组织为主，减少公开的武装斗争，尽量保存力量，以配合迎接大西南解放；对敌人要害部门如仓库、工矿等，要设法控制，调查掌握国民党党政军特等机构和有关人事资料的情况，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进行破坏活动。因此，金遵特支准备搞武装斗争的计划才未付诸实行。

茶园支部根据中心县委的有关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书记刘建东命胡承久、高仁伦分别在干河坝、小水等地发动农民抗丁抗粮，并秘密指示他们相机选择对象，培养发展新党员。到解放前夕，先后在安底、茶园、小水、干河坝等地

吸收胡媛清、申银久、袁华舟、陈德富、刘文学、王元文、敖自明、罗益发、王思美、仝朝德、王德明、张德明、贾树槐、贾朝中、方泽仁等十五人入党。至此，除川南转移来的老党员外，茶园支部在金沙境内吸收了二十六名新党员。金遵特支（包括茶园支部、西安支部、马蹄支部）计有党员八十余名。

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但革命尚未完成，西南各省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时，金遵特支积极活动，进行着配合、迎接解放贵州的工作，对茶园支部作了调整，书记刘建东，组织委员胡承久，宣传委员高仁伦。并按地区划分为茶园、安底、小水、干河坝四个小组，组织党员学习有关资料和发动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在面临总崩溃之际，企图利用“二五减租”的手段来欺骗民众，收买人心，以缓和当时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国民党安底当局曾在安底镇街上贴一幅“实行二五减租，加强反共力量”的反动标语，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要实行二五减租的目的所在。对此，金遵特支要求各支部充分发动群众，对二五减租的骗局予以无情揭露。茶园支部遵照特支指示，编排二五减租话剧在茶园等地公演，进行讽刺。与此同时，支部还在小水等地发动农民组成弯刀队，上山砍柴、干活聚在一起，乡公所因此不敢去抓兵、派粮。此外，支部书记刘建东又根据具体情况，要胡廷翼以看耳山

为名去岚头，掌握宋聚篋家的情况；要徐敬群、欧阳泽仁、吴福珍、万正明等，尽量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了解茶园乡公所的枪弹、粮食和人事情况；要陈德富以茶园乡公所乡兵的身份注意监视乡公所的动向；要朱治康充分利用家住金沙城关的有利条件，调查了解金沙国民党当局的有关情况并设法找一张金沙县地图。支部还准备通过高仁伦做金沙县民卫总队副队长高用忠的工作，曾以高仁伦名义两次写信给高用忠，希望他看清形势，不要继续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对此忠肯劝导，高用忠有所反映，金沙解放前夕，他与国民党金沙县县长范毅一起退到石场太平，旋即返回安底老家，未率部与人民解放军抵抗，对稳定金沙解放初期的形势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茶园支部在安底、茶园等地开展了种种活动，国民党金沙县政府有所察觉，县民政科科长田应亨曾亲自到茶园召集乡公所人员开会，他与茶园乡长高文光分别在会上说：要严防共党分子活动，凡过往生人，必须严格盘查，特别是茶园中心学校更要严加防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上旬，刘邓大军已挺进湘黔边境，贵州即将解放。古蔺中心县委为了适应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通知余辉到古蔺召开紧急会议，汇报金沙、遵义、大定、仁怀等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会后，中心县委书记周平指示余辉迅速返回贵州整顿党的组织，迎接大西南的解放。十一月下旬，余辉到金沙联络站向李建中等传达了古蔺会议精神后，旋即赴西安。当时遵义县枫香区已经解放，迅速与枫香区解放军取得联系是当务之急。于是余辉到西安后，召集汪国榜、陈奠平、王恩智、李桂权、李辉等党员在李辉家开会，商量如何与解放军接头的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余辉掌握的关系多，又是领导，情况比较